

《论语》中的 leadership

前些天听了狄新老师在新奥尔良中文学校讲的亚裔孩子也能作领导(leader)的报告,感觉很振奋。但同时也觉得现今西方所倡导的领导艺术 (art of leadership) 是有一些问题的。不可照搬,但可借鉴。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更应该吸取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关领导艺术的精华而加以发扬光大。现在在国人中有一种风气。总瞧不起自家文化,而认为美国的文化更优秀。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和军事都很发达。其实,如果冷静的思考一下,去了解和学习一点中国传统文化,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中国的历史远不止五千年,只不过有文字记载的大约是五千年。如果拿中国比作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美国只能算是一个婴孩。中国在历史上作为超级大国的时间远远超过了现在的美国。如果说中国上万年的文化底蕴和智慧积累还不如一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这是很难让人信服的。这里我向大家汇报一下《论语》中有关领导才能(leadership)的一些观点和自己的心得。

《论语》中有关领导才能的论述主要出现在“问政”中。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政”这个名称的解释。“政者,正也。”中的正有两层涵义。其一,领导者自身的品行要端正。其二,因为领导者的以身作则,所以人们也会跟着归向正直。《论语》中季康子第二次问政于孔子时,孔子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偃就是伏倒的意思。这里的“君子”应该理解成领导者,而“小人”则是下属。这句话表明一名真正的领导者是通过自身的言行和道德来感化和折服人民的。孔子在《论语·子路》中也讲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众所周知,语言艺术是领导才能中所必须的。但是关于这一点,中西方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存在着很大差异。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在当时(大约 2500 年以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每天都是通过辩论和逻辑思维来学习和交流的。因此西方人非常强调通过言词和辩论来说服对方从而推广自己的理念。比如竞选总统时的互相辩论。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例如《论语》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念。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点。其一,慎言。《论语·为政》中记载着孔子的弟子子张向老师请教求官之道。孔子答道: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大致意思是懂的地方要多听多看，懂的地方要慎言慎行。这样就会避免过失和后悔，俸禄就在其中了。有两点要注意。第一，慎言不是不言，而是像得到孔子夸奖的闵子骞那样“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第二，说话要把握时机。该说时，一定要说。例如《论语·卫灵公》中有：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其二，先行而后言。例如“敏于事而慎于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其三，言而有信。《论语》中多次提到诚信，这里就不多说了。其四，孔子并不主张巧言善辩。在古文中，巧言善辩谓之佞。《论语》里多次提到佞，但都是贬义的。比如在《论语·公冶长》里有人评价冉雍有仁德，很温厚，就是口才不好，不巧言善辩。而孔子却说：为什么要巧言善辩呢？以应答流利的口才和尖酸刻薄的言语反驳别人，只是为了要占上风，就会常常惹人讨厌，结下怨恨。冉雍是否称得上“仁”我不知道，但为什么要讲究巧言善辩呢？

（原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值得注意的是冉雍不仅在“孔门十哲”中以德行而著称，而且被孔子认为是有帝王之材的领袖人物。《论语·雍也》中有“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所谓南面，就是说他有南面为王，君临天下的领导才能。由此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领导才能是以仁德为根本，以行动为表率来引导和感化下属的。

纵观中国历史，有不少巧言善辩的领导者。其中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这里各举一例以作比对。苏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师从鬼谷子得纵横术，又研读姜子牙的《太公阴谋》。然后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和善解人意之心，揣摩君王的想法，迎合他们的心意，成为“从约长”（六国联盟的联盟长）。身佩六国相印，风光一时。但好景不长。几年以后，便遭人毁谤和暗杀，最终竟死于“车裂”的酷刑。虽然苏秦的才智和善辩令人敬佩，勤奋好学（悬梁刺股中的刺股就源自苏秦的发奋读书）值得我们学习，但其不得善终，且被世人嘲笑（参看《史记·苏秦列传》），其中缘由是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的。同样是巧言善辩、口才超群的诸葛亮却成为一代贤臣、名垂千古。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真正为人所称道的不是其舌战群儒、骂死王郎，而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关于领导才能在中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理念中所存在的巨大差异，究其原因在于王道和霸道的差别。儒家提倡的是王道。王道以德服人，霸道以力服人。王道重道德，霸道重事功。王道以仁爱来感化人民，以道德来管理人民，以礼数文化来教化人民。而霸道则以阴谋和巧言来愚弄人民，以刑法制度来约束人民，以武力来震慑人民。孔子被后人称为“素王”，其意思是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地土和子民，但只要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他的王位和权势就永远存在。佛陀被后人称为“空王”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西方真正的王者是耶稣。犹太人所期望和等候的是霸者，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进入耶路撒冷。而耶稣却骑着一头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犹太人期望他们的弥赛亚能用武力征服罗马帝国，而耶稣却以舍己的大爱征服了世界。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有其地理上的原因。我们知道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商业和航海业很发达。所以西方的领导艺术其实就是推销术。而中国在历史上是以农业为主。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扎根于效法天地的自然、朴实、深沉和仁厚。这也导致中国人重农轻商的传统。如果领导艺术只是讲究如何通过言语、文字、神色、动作来包装自我，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推销自己的理念，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舍弃了仁德，那是舍本求末。最多只能得一时之势，却为世人所不齿。这让我想起了北宋儒学家张载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才是一位真正的领导者所应有的王者风范和胸怀。

针对时下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大选，我想引用《论语·子路》中的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来作结尾。子贡有一天问老师，乡人们都喜欢赞扬他，这人怎么样？孔子回答道：不能够以此来确定他好坏。子贡接着又问道：那么乡人们都憎恶他，认为他不好，这人怎么样？孔子还是认为不能以此来确定他好坏。为了解答子贡的问题，孔子说如果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而全乡的坏人都憎恶他，这样才可判断他的好坏。（原文：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以这段话来看待美国的大选制度、民主制度和历史上的一些人的遭遇和评价，别有一番味道。